

經旨二十首 論辯問二

易或問四首

明用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春秋或問二首

泰誓論

詩解統序

二南為正風解

周召分聖賢解

王國風解

十五國次解

定風雅頌解

魯頌解

商頌解

十月之交解

石鵠論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一

辯左氏

一

葉全

三年無改問

易或問四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蘊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畧見于書文



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爲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自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又孟子

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其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外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感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竒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竒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

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夫竒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咤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無知掛扚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曰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爲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吝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

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常恆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爲凡卦及彖象統言一卦之義爲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爲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

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窳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蟻蝼豕豕皆不遺其及于恠者窳物而取象者也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夫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

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
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
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
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闕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
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
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
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
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
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
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
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
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
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
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
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
其迹之在物者則據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
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

乎脩吾一事也。優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脩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脩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恠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著。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九七九變而七無爲。

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外而傳于二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二口從其人而信

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

歐憲彙纂卷三十一

九

余面附

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子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子所信也經所不言子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

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君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君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子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辯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既言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

從二百年後... 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捕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爲但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爲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

入歐文忠公集卷三十一

十一

余西野

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

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

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

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言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揣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

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
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
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
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隱公至于魯頌得書
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
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
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
史故盡其所得修之爾蓋用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
今左氏經可以施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
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
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
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
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
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
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
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
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
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
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

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勝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

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

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

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作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

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

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爾居變風之未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禮皆所未正者先儒旣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

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踈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闊廣遂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踈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

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夫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

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

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

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

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禮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柰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爾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

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鄭曹以美惡比也爾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

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時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旣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一雙忠齋卷之三

三

詩之息乂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不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

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

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

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詆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下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

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甫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石鷁論

歐文忠公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磻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

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鷓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鷓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祥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鷓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鷓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

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鷓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鷓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鷓而次其言且孔子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鷓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鷓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鷓先言六者石鷓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鷓鷓來巢不書幾鷓鷓豈獨謹記於石鷓而忽於麟鷓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

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

歐忠公集卷之三

文

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

王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忝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志是也蓋嘗不告而取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心也必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

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二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三

易童子問三十八首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
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
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
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
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
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
易之闕文多矣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三

一

王念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
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
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
故曰見群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
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
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
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
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
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

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采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歐忠齋集卷三十一

二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三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以其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

也又曰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

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
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
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
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
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
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
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
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槩
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
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
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
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
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
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
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

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

也其彖曰剛爻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狖習深淵者至能涸涿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

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文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

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
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
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
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
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
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
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
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
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欽定四庫全書

七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又何謂也曰吾不知
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
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
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
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
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
以同而異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
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

斯二卦辭則同而我則異各執其象言之矣蹇之象曰往得中也解之象曰往得中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益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

歐忠齋集卷三

八

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欲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夫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

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

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姜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

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

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

曰郭公復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柰何曰聖人

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時不可為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為而為者也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

歐文忠公集卷三十三

十一

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為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耻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

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柰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允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允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惟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為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為臆說乎渙

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已者為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大過待於已不可久雖久而不

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已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生水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

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
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
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
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
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
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
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
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
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
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
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
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
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
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
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
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無
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

事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無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無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具說雖多要其目

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繫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

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非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

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上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

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

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

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湏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

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著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著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

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著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著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著之恠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著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著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著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曲則曲爲之說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

夫論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

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
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
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
曰旣聞命矣敢不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三

入歐黃卷集卷三十三

干

余壽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三十四

崇文總目三十首

易類

書類

禮類

樂類

詩類

春秋類

論語類

小學類

正史類

編年類

實錄類

雜史類

偽史類

職官類

儀注類

刑法類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三十四

地理類

氏族類

歲時類

傳記類

儒家類

道家類

法家類

名家類

墨家類

縱橫家類

雜家類

農家類

小說類

兵家類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羣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爲

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
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一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
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
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
師授惠以象彖文言等參解卦文凡以彖象文言雜
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
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康成之徒
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
其本及王弼爲注亦用卦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
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
卦下更三代別爲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殊
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
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
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
聖人法天地之蘊則具存焉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爲百篇斷堯訖秦
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
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
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爲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

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是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願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

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竹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類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爲九服上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爲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氏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未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爲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爲五經流別爲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

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缺至於律呂鐘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於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禮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春秋十

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

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或去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爲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失之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爲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

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爲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亂而史官廢失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爲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爲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實錄類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于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錄而賈緯始作補錄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檇杞考其紀事爲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僞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脩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于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主漢之弊也亂極于

歐忠齋集卷三

八

詩七初

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之際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係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因時苟偷自強一方然卒歸于禍敗故錄于篇以爲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在乎舉職勤事代公治物一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爲制著于有司書曰無曠庶官又

曰亢鑒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所以端拱無爲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爲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爲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興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于史官云

刑法類

歐文叢書卷三十四

九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執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僞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則其爲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爲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爭并吞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

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謀可以覽焉

氏族類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爲諸侯者或以國爲姓至於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爲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曲大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歲時類

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詩訓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史不及書則傳記

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况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闕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揚雄荀况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歐忠文集卷五十四

十一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士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爲無益然或徂細苛持深刻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別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爲政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闕之然其彊本蓄用之說有足取焉

縱橫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類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無之其言貫穿衆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理不可廢焉

農家類

農家者流衣食之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穀勤勞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究耕桑之勤漢興勸農勉人爲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小說類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兵家類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徂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摺摭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爲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旣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下筴刑政之說存諸篇云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五

上皇帝書二首

通進司上書

準詔言事上書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載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五

一

附錄

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勿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

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

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克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闔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

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

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多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湏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

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

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

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
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
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
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
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
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
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
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
自古用兵徃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
鄧西北至朶輿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徃徃行之初漢

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
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
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
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
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逝之募置遞兵爲十五
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
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
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
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
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

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澁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充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

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鈿寇則其理用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

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

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上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卿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

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糶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匭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嘗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

南之平歲賈于此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

不德一國之利多者... 耳... 積朽... 而...

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
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
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
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
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
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
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

歐忘全集卷三

小賈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
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
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及妬
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
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
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
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
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
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
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

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
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
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
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
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
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
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
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
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
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錨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
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
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
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
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
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師謀其大
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脩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計臣上書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
今急務修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

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
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
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
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
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
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
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
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
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
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
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
渾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
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
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
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
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
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
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
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

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賞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

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

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
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
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
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
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
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
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
已今朝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
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
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
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
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
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
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
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
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
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
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
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
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也用

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十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

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旣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銛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

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

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

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
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
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
則五十萬精兵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
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
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
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
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
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
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

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
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
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
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
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
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
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
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
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
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

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况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

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頗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

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

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密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職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

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之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賊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奸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

